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四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

自古姻緣天定，不由人力謀求。有緣千里也相投，對面無緣不偶。仙境桃花出水，宮中紅葉傳溝。三生簿上注風流，何用冰人開口。這首《西江月》詞，大抵說人的婚姻，乃前注定，非人力可以勉強。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，喚做《喬太守亂點鴛鴦譜》。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？何處地方？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，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秉義，是個醫家出身。媽媽談氏，生得一對兒女，兒子喚做劉璞，年當弱冠，一表非俗，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為妻。那劉璞自幼攻書，學業已就。到十六歲上，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，習學醫業。劉璞立志大就，不肯改業，不在話下。女兒小名慧娘，年方一十五歲，已受了鄰近開生藥舖裴九老家之聘。那慧娘生得姿容豔麗，意態妖嬈，非常標緻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蛾眉帶秀，鳳眼含情，腰如弱柳迎風，面似嬌花拂水。體態輕盈，漢家飛燕同稱；性格風流，吳國西施並美。蕊宮仙子謫人間，月殿嫦娥臨下界。

不提慧娘貌美。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，同媽媽商議，要與她完姻。方待叫媒人到孫家去說，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，要娶慧娘。劉公對媒人道：「多多上復裴親家，小女年紀尚幼，一些妝奩未備，須再過幾時，待小兒完姻過了，方及小女之事。目下斷然不能從命。」媒人得了言語，回覆裴家。

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，愛惜如珍寶一般，恨不能風吹得大，早些兒與他畢了姻事，生男育女。今日見劉公推托，好生不喜。又央媒人到劉家說到：「令愛今年一十五歲，也不算做小了。到我家來時，即如女兒一般看待，決不難為。就是妝奩厚薄，但憑親家，並不討論。萬望親家曲允則個。」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姻，然後嫁女。媒人往返了幾次，終是不允。裴九老無奈，只得忍耐。當時若是劉公允了，卻不省好些事體。

只因執意不從，到後生出一段新聞，傳說至今。正是：

只因一著錯，滿盤俱是空。

卻說劉公回脫了裴家，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。原來孫寡婦母家姓胡，嫁的丈夫孫恒，原是舊家子弟。

自十六歲做親，十七歲就生下一個女兒，喚名珠姨，才隔一歲，又生個兒子，取名孫潤，小字玉郎。兩個兒女，方在襁褓中，孫恒就亡過了。虧孫寡婦有些節氣，同著養娘，守這兩個兒女，不肯改嫁。因此人都喚她是孫寡婦。光陰迅速，兩個兒女，漸漸長成。珠姨便許了劉家，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為婦。那珠姨、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，就如良玉碾成，白粉團就一般。加添資性聰明，男善讀書，女工針指。還有一件，不但才貌雙全，且又孝悌兼全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，要擇吉日娶小娘子過門。孫寡婦母子相依，滿意欲要再停幾時，因想男婚女嫁，乃是大事，只得應承，對張六嫂道：「上復親翁親母，我家是孤兒寡婦，沒甚大妝奩嫁送，不過隨常粗布衣裳。凡事不要見責。」張六嫂復了劉公。劉公備了八盆羹果禮物並吉期送到孫家。孫寡婦受了吉期，忙忙的制辦出嫁東西。看看日子已近，母子不忍相離，終日啼啼哭哭。誰想到劉璞因冒風之後，出汗虛了，變為寒症，人事不省，十分危篤。吃的藥就如潑在石上，一毫沒用，求神問卜，俱說無救。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，守在牀邊，吞聲對泣。劉公與媽媽商議道：「孩兒病勢恁樣子沉重，料必做親不得，不如且回了孫家，等待病痊，再擇日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老官兒，你許多年紀了，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？大凡病人勢凶，得喜事一衝就好了。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；如今現成事體，怎麼反要回他！」劉公道：「我看孩兒病體，凶多吉少。若娶來家衝得好時，此是萬千之喜，不必講了；倘或不好，可不害了人家子女，有個晚嫁的名頭。」

劉媽媽道：「老官，你但顧了別人，卻不顧自己。你我費了許多心機，定得一房媳婦。誰知孩兒命薄，臨做親，卻又患病起來。今若回了孫家，孩兒無事，不消說起。萬一有個山高水低，有甚把臂，那原聘還了一半，也算是他們忠厚了。卻不是人財兩失！」劉公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劉媽媽道：「依著我，吩咐了張六嫂，不要提起孩兒有病，竟娶來家，就如養媳婦一般。若孩兒病好，另擇日結親；倘然不起，媳婦轉嫁時，我家原聘並各項使費，少不得班足了，放她出門，卻不是個萬全之策。」劉公耳朵原是棉花做的，就依著老婆，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泄漏。自古道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劉公便瞞著孫家，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，曾在人家管過解庫，人都叫做李都管，為人極是刁鑽，專一打聽人家的細事，喜談樂道。因他做主管時，得了些不義之財，手中有錢，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，意欲強買劉公房子，劉公不肯，為此兩下面和意不和，巴不得劉家有些事故，幸災樂禍。曉得劉璞有病危害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去報知孫家。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，恐防誤了女兒，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。張六嫂欲待不說，恐怕劉璞有變，孫寡婦後來埋怨；欲要說了，又怕劉家見怪。事在兩難，欲言又止。孫寡婦見她半吞半吐，越發盤問得急了。張六嫂隱瞞不過，乃說：「偶然傷風，原不是十分大病。將息到做親時，料必也好了。」孫寡婦道：「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，你怎說得這般輕易？這事不是當要的。我受了千辛萬苦，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，如珍寶一般。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，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，那時不要見怪。」又道：「你去到劉家說：若果然病重，何不待好了，另擇日子。」

總是兒女年紀尚幼，何必恁般忙迫。問明白了，快來回報一聲。」張六嫂領了言語，方欲出門，孫寡婦又叫轉道：「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。我領養娘同你去走遭，便知端的。」張六嫂見說叫養娘同去，心中著忙道：「不消得！好歹不誤大娘之事。」孫寡婦那裡肯聽，教了養娘些言語，跟張六嫂同去。

張六嫂脫不得，只得同到劉家。恰好劉公走出門來，張六嫂欺養娘不認得，便道：「小娘子少待，等我問句話來。」急走上前，拉劉公到一邊，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。又道：「他因放心不下，特叫養娘回來討個實信。卻怎的回答？」劉公聽見養娘來看，手足無措，埋怨道：「你怎不阻擋住了？卻與他回來！」張六嫂道：「再三攔阻，如何肯聽，教我也沒奈何。如今且留她進去坐了，你們再去長計較回她，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。」話還未畢，養娘已走過來。張六嫂就道：「此間便是劉老爹。」養娘深深道個萬福。劉公還了禮道：「小娘子請裡面坐。」一齊進了大門，到客坐內。劉公道：「六嫂，你陪小娘子坐著，待我叫老荆出來。」張六嫂道：「老爹自便。」劉公急急走到裡面，一五一十，學於媽媽。又說：「如今養娘在外，怎地回她？倘要進來探看孩兒，卻又如何掩飾？不如改了日子罷。」媽媽道：「你真是個死貨！他受了我家的聘，便是我家的人了。怕他怎的！不要著忙，自有道理。」便教女兒慧娘：

「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，留孫家婦女吃點心。」慧娘答應自去。劉媽媽即走向外邊，與養娘相見畢，問道：「小娘子下顧，不知親母有甚話說？」養娘道：「俺大娘聞大官人有恙，放心不下，特教男女來問候。二來且復老爹大娘：若大官人病體初痊，恐未可做親。不如再停幾時，等大官人身子健旺，另揀日子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多承親母過念，大官人雖是身子有些不快，卻是偶然傷風，原非大病。若要另擇日子，這斷不能夠的。我們小人家的買賣，千難萬難，方才支持的這樣。如錯過了，卻不又費一番手腳。況且有病的人，巴不得喜事來衝，他病也易好。常見人家要省事時，趁著這病來見喜，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，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吃喜筵，如今忽地換了日子，他們不道你們不肯，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。傳說開去，卻不被人笑恥，壞了我家名頭。煩小娘子回去上復親母，不必擔擾。我家干係大哩！」養娘道：「大娘話雖說得是。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？待男女候問一聲，好家去回報大娘，也教她放心。」劉媽媽道：「適來服了發散的藥，正好睡在那裡。我與小娘子代言罷。事體總在剛才所說了，更無別說。」張六嫂道：「我原說偶然傷風，不是大病。你們大娘，不肯相信，又要你來。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。」養娘道：

「既如此，告辭罷。」便要起身。劉媽媽道：「那有此理！話說忙了，茶也還沒有吃，如何便去？」既邀到裡邊，又道：「我房裡腌腌臢臢，到在新房裡坐罷。」引入房中，養娘舉目看時，擺設得十分齊整。劉媽媽又道：「你看我家諸事齊備，如何肯又改

日子？就是做了親，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，等身子痊癒了，然後同房哩。」養娘見她整備得停當，信以為實。

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，又教慧娘回來相陪。養娘心中想道：「我家珠姨是極標緻的了，誰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！」吃了茶，作別出門。臨行，劉媽媽又再三囑咐張六嫂，「是必來復我一聲。」

養娘同著張六嫂回到家中，將上項事說與生母。孫寡婦聽了，心中倒沒有主意，想到：「欲待允了，恐怕女婿真個病重，變出些不好來，害了女兒；將欲不允，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，誤了吉期。」疑惑不定，乃對張六嫂道：「大嫂，待我酌量定了，明早來取回信罷。」張六嫂道：「正是，大娘從容計較計較，老身明早來也。」說罷自去。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：「這事怎生計較？」玉郎道：「看起來還是病重，故不要養娘相見。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，他家也沒奈何，只得罷休。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，見得我家沒有情義。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，覺道沒趣。若依了他們時，又恐果然有變，那時進退兩難，懊悔卻便遲了。依著孩兒，有個兩全之策在此，不知母親可聽？」孫寡婦道：「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？」玉郎道：

「明早教張六嫂去說，日子便依著他家，妝奩一毫不帶。且喜過了，到第三朝就要接回。等待病好，連妝奩送去。是恁親，縱有變故，也不受他們籠絡，這卻不是兩全其美。」孫寡婦道：

「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！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，過了三朝，不肯放回，卻怎麼處？」玉郎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孫寡婦又想了想道：「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，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，把你假扮了送去。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。預防到三朝，容你回來，不消說起。倘若不容，且住在那裡，看個下落。倘有三長兩短，你取出道袍穿了，竟自走回，那個扯得你住！」

玉郎道：「別事便可，這事卻使不得！後來被人曉得，教孩兒怎生做人？」孫寡婦見兒子推卻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縱別人曉得，不過是耍笑之事，有甚大害！」玉郎平時孝順，見母親發怒，連忙道：「待孩兒去便了。只不會梳頭，卻怎麼好？」孫寡婦道：「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。」計較已定，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，孫寡婦與她說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「若依得，便娶過去。依不得，便另擇日罷。」張六嫂復了劉家，一一如命。你道他為何就肯了？只因劉璞病勢愈重，恐防不妥，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裡，便是買賣了。故此將錯就錯，更不爭長競短。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，將個假貨送來。劉媽媽反做了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話休煩絮。到了吉期，孫寡婦把玉郎妝扮起來，果然與女兒無二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。又教習些女人禮數。諸色好了，只有兩件難以遮掩，恐怕露出事來。那兩件？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。那女子的尖尖趨趨，鳳頭一對，露在湘裙之下，蓮步輕移，如花枝招展一般。玉郎是個男子漢，一隻腳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。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，教他緩行細步，終是有些蹣蹣。這也還在下邊，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，還隱藏得過。第二件是耳上環兒。此乃女平常日時所戴，愛輕巧的，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，那極貧小戶人家，沒有金的銀的，就是銅錫的，也要買對兒戴著。今日玉郎扮做新人，滿頭珠翠；若耳上沒有環兒，可成模樣麼？他左耳還有個環眼，乃是幼時恐防難養芽過的，那右耳卻沒眼兒，怎生戴得？孫寡婦左思右想，想出一個計策來。你道是甚計策？他教養娘討個小小膏藥，貼在右耳。若問時，只說環眼生著疔瘡，戴不得環子。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。打點停當。將珠姨藏過一間房裡，專候迎親人來。到了黃昏時後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迎親轎子已到門首。張六嫂先入來，看見新人打扮得如花神一般，好不歡喜。眼前不見玉郎，問道：「小官人怎地不見？」孫寡婦道：「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，睡在那裡，起來不得。」那婆子不知就裡，不來再問。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，賓相念起詩賦，請新人上轎。玉郎兜上方巾，向母親作別。孫寡婦一路假哭，送出門來。上了轎子，教養娘跟著，隨身只有一隻皮箱，更無一毫妝奩。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：「與你說過，三朝就要送回的，不要失信！」張六嫂連聲答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

不提孫寡婦。且說迎親的，一路笙簫聒耳，燈燭輝煌，到了劉家門首，賓相進來說道：「新人將已出轎，沒新郎迎接，難道教她獨自拜堂不成？」劉公道：「這卻怎好？不要拜罷！」

劉媽媽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教女兒陪拜便了。」既令慧娘出來相迎。賓相念了闌門詩賦，請新人出了轎子。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著。慧娘相迎，進了中堂，先拜了天地，次及公姑親戚，雙雙卻是兩個女人同拜。隨從人沒一個不掩口而笑。都相見過了，然後姑嫂對拜。劉媽媽道：「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。」樂人吹打，引新人進房，來到臥牀邊，劉媽媽揭起帳子，叫道：「我的兒，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，你須掙扎精神則個。」連叫三四次，並不則聲。劉公將燈照時，只見頭兒歪在半邊，昏迷去了。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，被鼓樂一震，故此迷昏。當下老夫妻手忙腳亂，掐住人中，即教取過熱湯，灌了幾口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方才甦醒。劉媽媽教劉公看著兒子，自己引新人進房中去。揭起方巾，打一看時，美麗如畫。親戚無不喝彩。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。她想：「媳婦恁般美貌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。若得雙雙奉待老夫的暮年，也不枉一生辛苦。誰想他沒福，臨做親卻染此大病，十分中倒有九分不妙。倘有一差兩誤，媳婦少不得歸於別人，豈不目前空喜！」

不提劉媽媽心中之事。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，許多親戚中，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緻。想道：「好個女子，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。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，一定要求她為婦。」這裡玉郎方在贊羨，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：「一向張六嫂說她標緻，我還未信，不想話不虛傳。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，今夜教她孤眠獨宿。若我丈夫像得她這樣美貌，便稱我的生平了。只怕不能夠哩！」不提二人彼此欣羨。劉媽媽請眾親戚赴過花紅筵席，各自分頭歇息。賓相樂人，俱已打發去了。張六嫂沒有睡處，也自歸家。玉郎在房，養娘與他卸了首飾，秉燭而坐，不敢便寢。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：「媳婦初到，如何教她獨宿。可教女兒去陪伴。」劉公道：「只怕不穩便。由她自睡罷。」劉媽媽不聽，對慧娘道：「你今夜陪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，省得她怕冷靜。」慧娘正愛著嫂嫂，見說教她相伴，恰中其意。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：「娘子，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，不能同房，特令小女來同睡。」玉郎恐露出馬腳，回道：

「奴家自來最怕生人，倒不消得伴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呀！你們姑嫂年紀相仿，即如姊妹一般，正好相處，怕怎的！你若嫌不穩時，各自蓋著條被兒，便不妨了。」對慧娘道：「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。」慧娘答應而去。玉郎此時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心中正愛著姑娘標緻，不想天與其便，劉媽媽今來陪臥，這事便有幾分了；驚的恐她不允，一時叫喊起來，反壞了自己之事。又想道：「此番錯過，後會難逢！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，情資料也開了。須用工緩緩撩撥熱了，不怕不上我鉤。」

心中正想，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，放在牀上，劉媽媽起身，同丫鬟自去。慧娘將房門閉上，走到玉郎身邊，笑容可掬，乃道：「嫂嫂，適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吃，莫不餓了？」

玉郎道：「倒還未餓。」慧娘又道：「嫂嫂，今後要甚東西，可對奴家說知，自去拿來，不要害羞不說。」玉郎見她意兒懇懇，心下暗喜，答道：「多謝姑娘美情！」慧娘見燈上結著一個大大花兒，笑道：「嫂嫂，好個燈花兒，正對著嫂嫂，可知喜也！」

玉郎也笑道：「姑娘休得取笑，還是姑娘的喜信。」慧娘道：

「嫂嫂說話倒會耍人。」兩個閒話一回。

慧娘道：「嫂嫂，夜深了，請睡罷。」玉郎道：「姑娘先請。」

慧娘道：「嫂嫂是客，奴家是主，怎敢僭先！」玉郎道：「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。」慧娘笑道：「憑般佔先了。」便解衣先睡。

養娘見兩下取笑，覺道玉郎不懷好意，低低說道：「官人，你須要斟酌，此事不是當要的。倘大娘知了，連我也不好。」玉郎道：「不消囑付，我自曉得。你自去睡。」養娘便去旁邊打個鋪兒睡下。玉郎起身攜著燈兒，走到牀邊，揭起帳子照看，只見慧娘卷著被兒，睡在裡牀，見玉郎將燈來照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嫂嫂，睡罷了，照怎的？」玉郎也笑道：「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，方好來睡。」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桌兒上，解卸了上身衣服，下體小衣卻穿著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今年青春了？」慧娘道：「一十五歲。」

又問：「姑娘許的是那一家？」慧娘怕羞，不肯回言。玉郎把頭挨到她枕上，附耳道：「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，何必害羞。」慧娘方才答道：「是開生藥鋪的裴家。」又問道：「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？」慧娘低低道：「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。爹道奴家年紀尚小，回他們再緩幾時。」玉郎笑道：

「回了他家，你心下可不氣麼？」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，道：「你不是個好人！哄了我的話，便來耍人。我若氣惱時，今夜你心裡還不知怎地惱著哩。」玉郎依舊又挨到枕上道：

「你且說我有甚惱？」慧娘道：「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，怎地不惱？」玉郎道：「有姑娘在此，這卻便是個對兒了，又有甚惱！」

慧娘笑道：「恁樣說，你是我的娘子了。」玉郎道：「我年紀長似你，丈夫還是我。」慧娘道：「我今夜替哥哥拜堂，就是哥哥一般，還該是我。」玉郎道：「大家不要爭，只做個女夫妻罷。」兩個說風話耍子，愈加親熱。

玉郎料想沒事，乃道：「既做了夫妻，如何不合被兒睡！」

口中便說，兩手即掀開她的被兒挨過身來，伸手便去摸她身上，膩滑如酥，下體卻也穿著小衣。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，忘其所以，任玉郎摩弄，全然不拒。玉郎見她情動，便道：「有心玩了，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，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。」

慧娘道：「羞人答答，脫了不好。」玉郎道：「縱是取笑，有甚麼著？」便解開她的小衣褪下，又翻上身來。慧娘初時只是真女人，尚然心愛；如今卻是個男子，豈不歡喜。況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，又驚又喜，半推半就：

一個是青年孩子，初嘗滋味；一個是黃花女兒，乍得甜頭。一個說：「今宵花燭，倒成就了你我姻緣」；一個說：「此夜衾裯，便試發了夫妻恩愛。」一個道：「前生有分」，不須月老冰人；一個道「異日休忘」，說盡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管甚麼姐姐哥哥；且圖眼下歡娛，全不想有夫有婦。雙雙蝴蝶花間舞，兩兩鴛鴦水上游。

雲雨已畢，緊緊摟抱而睡。

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，臥在旁邊鋪上，眼也不合。

聽著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，次後只聽得二人成了那事，暗暗叫苦。到次早起來，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。養娘替玉郎梳妝，低低說道：「官人，你昨夜恁般說了，卻又口不應心，做下那事！倘被他們曉得，卻怎處？」玉郎道：「又不是去尋她，她自送上門來，教我怎生推卻！」養娘道：「你須拿住主意便好。」玉郎道：「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，同牀而臥，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，叫我如何忍耐得過！你若不泄漏時，更有何人曉得。」妝扮已畢，來劉媽媽房裡相見。劉媽媽道：「兒，環子也忘戴了？」養娘道：「不是忘了，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疔瘡，戴不得，還貼著膏藥哩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。親戚女眷都來相見。張六嫂也到。慧娘梳裹罷，也到房中，彼此相視而笑。是日劉公請內外親戚吃慶喜筵席，大吹大擂，直飲到晚，各自辭別回家，慧娘依舊來伴玉郎。這一夜顛鸞倒鳳，海誓山盟，比昨倍加恩愛。看看過了三朝，二人行坐不離。倒是養娘捏著兩把汗，催玉郎道：「如今已過三朝，可對劉大娘說，回去罷。」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，那想回去，假意道：「我怎好啟齒說要回去，須是母親叫張六嫂來說便好。」養娘道：「也說的是。」即便回家。

卻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妝嫁去，心中卻懷著鬼胎。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，眼巴巴望到第四日，養娘回家，連忙來問。養娘將女婿病凶，姑娘陪拜，夜間同睡相好之事，細細說知。孫寡婦跌足叫苦道：「這事必然做出來也！你快去尋張六嫂來。」養娘去不多時，同張六嫂來家。孫寡婦道：「六嫂前日講定約三朝便送回來，今已過了，勞你去說，快些送我女兒回來。」張六嫂得了言語，同養娘來至劉家。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間話。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。玉郎、慧娘不忍割捨，倒暗暗道：「但願不允便好！」誰想劉媽媽真個說道：「六嫂，你媒也做老了，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？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？前日她不肯嫁來，這也沒奈何。今既到我家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還像得他意！我千難萬難，娶得個媳婦，到三朝便要回去，說也不當人了？既如此不捨得，何不當初莫許人家。他也有兒子，少不也要娶媳婦。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？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，虧他怎樣說了出來？」

一番言語，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，不敢回覆孫家。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裡，衝破二人之事，倒緊緊守著房門，也不敢回家。

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那夜，驚出那身冷汗來，漸漸痊可。曉得妻子已娶來家，人物十分標緻，心中歡喜，這病癒覺得快了。過了數日，掙扎起來，半眠半坐，日漸健旺，即能梳裹，要到房中來看渾家。劉媽媽恐他初癒，不耐行動，叫丫鬟扶著，自己也隨在後，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。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，丫鬟道：「讓大官人進去。」養娘立起身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大官人進來了。」玉郎正攬著慧娘調笑，聽得有人進來，連忙走開。劉璞掀開門簾跨進房來。慧娘道：「哥哥，且喜梳洗了，只怕還不宜勞動。」劉璞道：「不打緊！我也暫時走走，就去睡的。」便向玉郎作揖。玉郎背轉身，道了個萬福。劉媽媽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且慢作揖麼！」又見玉郎背立，但道：「娘子，這便是你官人。如今病好了，特來見你，怎麼倒背身子？」走向前，扯近兒子身邊，道：「我的兒，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。」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，甚是快樂。真個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病平去了幾分。劉媽媽道：「兒去睡了罷，不要難為身子。」原叫丫鬟扶著，慧娘也同進去。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，卻也人材齊整，暗想道：「姐姐著配此人，也不辱沒了。」又想到：「如今姐夫病好，倘然要來同臥，這事便要決撒。快些回去罷。」到晚上對慧娘道：「你哥哥病已好了，我須住身不得。你可攬掇母親送我回家，換姐姐過來，這事便隱過了。若再住時，事必敗露。」慧娘道：「你要歸家，也是易事。我的終身，卻怎麼處？」玉郎道：「此呈我已千思萬想。但你已許人，我已聘婦，沒甚計策挽回，如之奈何？」慧娘道：「君若無計娶我，誓以魂魄相隨，決然無顏更事他人！」

說罷，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玉郎與她拭了眼淚道：「你且勿煩惱，容我再想。」自此兩相留戀，把回家之事倒擱起一邊。一日午飯已過，養娘向後邊去了。二人將房門閉上，商議那事，長算短算，沒個計策，心下苦楚，彼此相抱暗泣。

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。剛到晚，便閉上房門去睡，直至日上三竿，方才起身，劉媽媽好生不樂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，不在其意，以後日日如此，心中老大疑惑。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，幾遍要說。因想媳婦初來，尚未與兒子同牀，還是個嬌客，只得耐住。那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偶在新房前走過，忽聽得裡邊有哭泣之聲。向壁縫中張時，只見媳婦共婦兒互相摟抱，低低而哭。劉媽媽見如此做作，料道這事有些蹊蹺。欲待發作，又想兒子才好，若知得，必然氣惱，權且耐住。便掀門簾進來，門卻閉著。叫道：「快些開門！」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，拭乾眼淚，忙來開門。劉媽媽走將進去，便道：「為甚青天白日，把門閉上，在內摟抱啼哭？」二人被問，驚得滿臉通紅，無言對答。劉媽媽見二人無言，一發是了，氣得手足麻木，一手扯著慧娘道：

「做得好事！且進來和你說話。」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。丫鬟看見，不知為甚，閃在一邊。劉媽媽扯進了屋裡，將門門上，丫鬟伏在門上張時，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，罵道：「賤人！」

快說實話，便饒你打罵。若一句含糊，打下你這下半截來！」

慧娘初時抵賴。媽媽道：「賤人，我且問你，她來得幾時，有甚恩愛割捨不得，閉著房門，摟抱啼哭？」慧娘對答不來。媽媽拿起棒子要打，心中卻又不捨得。慧娘料是隱瞞不過，想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索性說個明白，求爹媽辭了裴家，配與玉郎。」

若不允時，拚個自盡便了。」乃道：「前日孫家曉得哥哥有病，恐誤了女兒，要看下落，叫爹媽另擇日。因爹媽執意不從，故把兒子玉郎假妝嫁來。不想母親叫孩兒陪伴，遂成了夫婦。恩深義重，誓心圖百年偕老。今見哥哥病好，玉郎恐怕事露，要回去姐姐過來。孩兒思想，一女無嫁二夫之理，叫玉郎尋門路娶我為妻。因無良策，又不忍分離，故此啼哭。不想被母親看見。只此便是實話。」劉媽媽聽罷，怒氣填胸，把棒撇在一邊，雙足亂跳，罵道：「原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，將男作女哄我！怪道三朝便要接回。如今害了我女兒，須與她干休不得！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！」開了門，便趕出來。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，心中著忙，不顧羞

不多時，都已拿到。

喬太守舉目看時，玉郎姐弟，果然一般美貌，面龐無二。

劉璞卻也人物俊秀，慧娘豔麗非常。暗暗欣羨道：「好兩對青年兒女！」心中便有成全之意。乃問孫寡婦：「因甚將男作女，哄騙劉家，害他女兒？」孫寡婦乃將婦婿病重，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，恐怕誤了女兒終身，故把兒子妝去沖喜，三朝便回。

是一時權宜之策。不想劉秉義卻教女兒陪臥，做出這事！喬太守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問劉公道：「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，自然該另換吉期。你執意不肯，卻主何意？假若此時依了孫家，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？這都是你自起釁端，連累女兒。」劉公道：「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，如今悔之無及。」喬太守道：「胡說！你是一家之主，卻聽婦人言語。」又喚玉郎、慧娘上去說：「孫潤，你以男假女，已是不該。卻又姦騙處女，當得何罪？」玉郎叩頭道：「小人雖然有罪，但非設意謀求，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。」喬太守道：「他因為不知你是男子，故令他陪伴，乃是美意。你怎不知推卸？」

玉郎道：「小人也曾苦辭，怎奈堅執不從。」喬太守道：「論起法來，本該打一頓板子才是。姑念你年紀幼小，又係兩家父母釀成，權且饒恕。」玉郎叩頭泣謝。喬太守又問慧娘：「你事已做錯，不必說起。如今還是要歸裴氏？要歸孫潤？實說上來。」慧娘哭道：「賤妾無媒苟合，節行已虧，豈可更事他人。況與孫潤恩義已深，誓不再嫁。若爺爺必欲判離，賤妾即當自盡。決無顏苟活，貽笑他人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喬太守見他情詞真懇，甚是憐惜，且喝過一邊，喚裴九老吩咐道：「慧娘本該斷歸你家。但已失身孫潤，節行已虧。你若娶回去，反傷門風，被人恥笑，他又蒙二夫之名，各不相安。今判與孫潤為妻，全其體面。令孫潤還你昔年聘禮。你兒子另自聘婦罷。」裴九老道：「媳婦已為醜事，小人自然不要。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，今原歸於他，反周全了姦夫淫婦，小人怎得甘心！情願一毫原聘不要，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，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半。」喬太守道：「你既已不願娶他，何苦又作此冤家！」劉公亦稟道：「爺爺，孫潤已有妻子，小人女兒豈可與他為妾？」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，故此斡旋。見劉公說已有妻，乃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」對孫潤道：「你既有妻子，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！如今置此女於何地？」玉郎不答應。喬太守又道：

「你妻子是何等人家？可曾過門麼？」孫潤道：「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，尚未過門。」喬太守道：「這等易處了。」叫道：「裴九，孫潤原有妻未娶。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，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，消你之忿。」裴九老道：「老爺明斷，小人怎敢違逆？但恐徐雅不肯。」喬太守道：「我作了主，誰敢不肯！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。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。」裴九老忙即歸去，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。徐雅同女兒，也喚到了。喬太守看時，兩家男女卻也相貌端正，是個對兒，乃對徐雅道：「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，今日判為夫婦。我今作主，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，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。如有不伏者，定行重治。」徐雅見太守作主，怎敢不依，俱各甘伏。喬太守援筆判道：

弟代姊嫁，姑伴嫂眠，愛婦愛子，情在理中。一雌一雄，變出意外。移乾柴近烈火，無怪其燃；以美玉配明珠，適獲其偶。孫氏子因姊而得婦，摟處子不用逾牆；劉氏婦因嫂得夫，懷吉士初非炫玉。相悅為婚，禮以義起。所厚者薄，事可權宜。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，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。奪人婦人亦奪其婦，兩家恩怨、總息風波。獨樂樂不若與人樂，三對夫妻，各諧魚水。人雖兌換，十六兩原只一斤；

親是交門，五百年決非錯配。以愛及愛，伊父母自作冰人；非親是親，我官府權為月老。已經明斷，各赴良期。

喬太守寫畢，叫押司當堂朗誦與眾人聽了。眾人無不心服，各各叩頭稱謝。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段，叫三對夫妻披掛起來，喚三起樂人，三頂花花轎兒，抬了三位新人。新郎及父母，各自隨轎而出。此事鬧動杭州府都說好個行方便的太守。人人誦德，個個稱賢。自此各家完婚之後，都無話說。李都管本欲唆孫寡婦，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，鵝蚌相持，自己漁人得利。不期太守不予處分，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緣。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，不以為丑。他心中甚是不樂。未及一年，喬太守又取劉璞、孫潤，都做了秀才，起送科舉。李都管自知慚愧，安身不牢，反躲避鄉居。後來劉璞、孫潤同榜登科，俱任京職，仕途有名，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。一門親眷，富貴非常。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。連李都管家宅反歸於劉氏。刁鑽小人，亦何益哉！後人有詩，單道李都管為人不善，以為後戒。詩云：

為人忠厚為根本，何苦刁鑽欲害人！

不見古人卜居者，千金只為買鄉鄰。

又有一詩，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：

鴛鴦錯配本前緣，全賴風流太守賢。

錦被一牀遮盡丑，喬公不枉叫青天。